

長  
短  
經

六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懼誠

時宜

懼誠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

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議曰昔堯稱吾以天下授舜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禪於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為聖達節者也故孔子非之董

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啣齒狸匹夫奔萬乘故黃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

則臣叛孫卿曰能除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孫卿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

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因因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誠之至也何以明之昔文王在豐鄧召太公曰商王罪

殺不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

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無甲

兵而勝無衡機而攻無渠壑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

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者矣無取

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



下者取天下者也

議曰沛公之起也虎嘯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

分其土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下也故老子曰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是知無取人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

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

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執鷩鳥將擊乎卑身

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

唯德誰為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眾口

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群眾曲勝直吾

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則

也文王曰善

賈子曰躬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天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

長有天下者以其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利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

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

也歸之楚恭王薨子靈王即位群公子因群喪職之族

殺靈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殺子干而自立

弃疾平王也五人皆恭王子也

初子干之入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也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民衆也

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林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

無親族在楚

無盟且而動可謂無謀

楚未有

為羈終世可謂無人

終身羈客在言是謂無民

亡無愛微可謂

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也

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廿六弃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時穿封成既死弃疾并領陳事也

荷匿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之芊姓有亂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當壁拜也

有民二也

三也

無荷慝也

寵貴四也

貴妃子也

居常五也

弃疾疾季也

有五利以去五

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

父既沒矣

民

無懷焉

非今德也

國無與焉

無內主也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

皆庶賤也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齊桓奔莒莒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也

從善如流下善

齊肅

齊嚴肅敬

不藏賄

清也

不從欲

儉也

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

子五士從出者也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

饒平賈他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

饒之秦伯納之

有欒郟狐先以為內主

謂欒枝郟穀狐突先軫也

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于恭

謂弃疾也

有寵子國有奧主

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異國子于果不終卒立

弃疾如叔向言

初楚恭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日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遍以璧見於群望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墜魯昭公莒死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

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

謂有三也

地有五行

謂有五也

體有左右

謂有兩也各有妃耦

謂有兩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皆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縱其失季氏

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

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之道也乾為

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上有雷也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号也不可

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矣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

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竇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復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竇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皆陰勝而陽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曄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常縱溢馳騁弋

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姤賢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右袂已上至諸史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

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由是觀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不亦凶于而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政

逮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孔子在衛聞齊田常將欲為亂專齊國有無君

心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因移其兵以伐魯初田常相齊選者三百人以為後宮賓客舍人出入不禁孔子會諸弟子曰魯

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也

父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  
二三子誰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  
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可也夫魯難  
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  
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  
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  
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  
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  
教常何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  
今君憂在內矣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  
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晏

帥師若破國則益尊

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曰疏於主是君上驕

十一

五

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  
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  
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  
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  
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以  
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  
之魯與吳爭強其為患之甚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  
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  
曰善然吾實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伐越然後  
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  
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而畏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  
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



教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而朝吳霸業不成矣且王必或惡越臣請  
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召從諸侯以伐也吳王悅乃使  
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夫何足儼然辱  
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  
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  
使人知之殆也事未成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王為人猛暴  
群臣弗堪國家疲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  
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激  
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之所謂屈  
節以期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  
君共攻之其弱吳必也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乘其弊滅吳  
必矣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吳遂伐齊於郟陵果以兵  
臨晉遇於黃池越王龍蒙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  
願也若乃強晉以弊口大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秦始皇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高為書

賜公子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

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

三十六

六

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

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

既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

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

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

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

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

不忠衛君殺其父而弒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

孝議曰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生而楚言可為痛哭者胡亥且心也夫大行不細謹德不辭讓鄉

曲各有宜而百官不曰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願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  
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嬴糧躍馬唯  
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  
長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  
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自  
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  
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  
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  
故內宮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入秦宮管事  
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  
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  
毅而武勇信人而舊事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  
罔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  
法仁慈薦厚輕財重士秦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爲  
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  
丞相者固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  
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  
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  
命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  
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

作此必然之効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殘賊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者因敗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託命哉乃聽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蒙恬

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爭時遊

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談遊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說秦王

陰遣謀士賈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厚給遺之不月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吞天下皆斯之謀也秦二世末陳

涉起斬兵至陳張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

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願請奇兵

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河

今滑州白馬縣也至諸郡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

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斃

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

子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

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

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囚天下之力而攻無道

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者此一時也豪傑皆然

然其言乃行收兵下趙十餘城

議曰班固云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仁數

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禹歷十餘世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稍蠶食六國至于始皇乃并天下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以弱見權於是削去五等隳城銷刃削語燒書內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以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強敵橫發平不度謫成強於五伯問閭逼於戎狄響應瘖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向秦之禁適所以資其家傑自速其斃也由是觀之夫家傑之資在於虐政矣韓信既

平齊為齊王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使三分天下信不聽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常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對曰願請閑信曰左右遠蒯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九

背畔則大貴也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俊雄豪

傑建号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烟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肉流離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於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曰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荼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藏百姓罷極怨望容無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  
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  
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嚮爲百  
姓請命則天下風起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  
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國之故  
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  
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厚載  
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車  
者載人之患衣人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  
之事吾豈可以嚮利背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  
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  
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卮陳澤之事  
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項嬰頭鼠竄歸於漢王漢王借  
兵東下殺成安君汙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  
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  
多欲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  
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卮陳澤故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  
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盡而

獵狗烹敵國破而謀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  
耳之與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  
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佞  
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嚮  
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載振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  
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  
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  
之候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  
不夫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  
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檐石之祿者  
一擔一斛之餘也闕卿相之位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候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成知之決不敢  
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螫  
騏驥之踣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  
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沉吟而不言不如瘖聵  
之指麾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与不忍背漢又自  
以爲功多漢王終不奪我齊遂謝蒯生蒯生日夫

迫於苛細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

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為巫議曰昔齊崔杼弑莊公晏子不

覆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

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孟子謂齊宣王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

殺讎雖云君天也天不可逃然臣緣君恩以為等差自古然矣韓信以漢

王遇厚不背其德誠足憐耳 吳王濞以子故不朝孝文帝時吳太子入朝侍皇

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及削地書至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桃

引博局投吳 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

田鳥反 敢自外使喻其歡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

興於茲雄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

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曰以益甚語有

之曰紙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

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

聞大王以爵事有適直草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

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修理棄軀以除患

害於天下抑亦可乎王矍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

主雖急固有死耳安得弗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

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  
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夕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  
時而愁勞聖人之所起也故吳王內欲以晁錯為計

外隨大王後車傍伴天下所鄉音向者降所指者下天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師楚王

略函谷關守滎陽教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王曰善七國皆反兵敗伏誅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

是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西向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淮

南王安怨望厲王死厲王長淮南王安父也長謀反檻車遷蜀

也欲謀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後其為謀益甚與

左吳等曰夜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召伍被與謀

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

諫吳王吳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

長

十三

臺臣今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露沾衣也臣聞聰者

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

一動而功顯于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化者

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

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

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弃禮儀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

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

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露兵

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殫屍千里流血頃畝百

姓力竭故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異



物及延年益壽之藥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

以今名振男女

振童男  
女也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

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他踰五嶺攻百越尉他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唱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

七十

十四

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爲劉氏祭酒受八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銅以爲錢東煮大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爲船國富人衆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楚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曰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眶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後復問伍被曰漢廷治亂被曰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措遵古之道風俗綱紀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揚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不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欲舉事臣見其將有禍而無福也王怒被謝死罪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

長七

十五

人之眾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

許宜反而兵百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

萬非直適戍之眾鐵鑿棘矜也大鑿謂之鐵五哀反或是鐵矜音其中反公何

以言有禍無福被曰秦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

作阿房音旁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

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燠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陳勝一呼天下

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廷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

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

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

過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傲倖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

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四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

以實其地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

使及有劓罪以上輕罪不至於髡其劓鬚故曰劓又救令除

家產五十萬已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

卒急其會曰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

逮諸侯太子幸臣宋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

諸侯懼即使辨武名隨而說之儻可傲倖十得一乎

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

軍丞相一日發兵發淮南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

丞相已下如發蒙耳又欲令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

方來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未得發會事泄誅

長七

十六

武帝時趙人徐樂上書言世務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無疆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魯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風從此其故何也由其民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為資也是謂之士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曰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

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

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无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有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

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

踵而身已擒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

危明要也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數不登推數

循治而觀之則人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隣也願修之廟堂之上銷未形之患也

後漢靈帝以皇甫嵩為將軍討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來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  
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  
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  
兵動如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  
旬月之間神兵雷掃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名震  
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  
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

然議曰記有之親母為其子梳禿出血見者以為愛子之至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悞也事之情一矣所以從觀者異耳當今政理

衰缺王室多故將軍處繼母之位挾震主之威雖懷至忠恐人心自變竊為將軍危之且吾聞之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今

權兵百萬勢得為非握容姦之權居可疑之地雖竭忠信其能諭乎比田單解裘所以見忌也願將軍慮之閻生合符此類以破其志便引韓

信喻之實不解心不忘忠之意談說之機漏於此矣昔韓信不忍一食之過而棄三

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揮  
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  
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  
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  
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怨之積雖童兒可使奮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  
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  
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

漢於已隊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之木不彫衰世之朝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彫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流縱櫂豈云易哉且今官豎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中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民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異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

長七

十八

以伊執手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今時昏道喪九域焚如而委忠危朝宴安昏寵忠不足以救世死不足以成義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闢忠又合

**忠知說不用因亡去**  
董卓擅朝政徵皇甫嵩朱雋等共推朱雋為太師不使受李儼追二人皆不從范曄評曰皇甫嵩朱雋乃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值弱主蒙塵曠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機翟義鞠

旅之曰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捨格天下之大業蹈匹婦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期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議曰焚白公勝殺子西劫惠王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國人攻白公敗亡也

王莽時寇盜羣發莽遣

將軍廉丹伐山東丹辟馮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將軍受國重任不能捐身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之頓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

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  
於衆意寧國存身賢者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  
必爲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世智  
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行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代  
相韓推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貴育名高於太  
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雋不附今海內  
潰亂民懷漢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  
子孫乎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  
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  
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

長七

十九

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  
不滅何爲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  
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將軍  
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  
聞明者見於未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晰者乎凡  
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  
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必見贅  
於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龍衣當世之操失高  
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再來  
公勿再計丹不聽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

時汝南解  
憚仰觀玄

象而謂友人曰今鎮歲災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  
再受命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以此說丹丹並不用其言也行

乃亡命河東

議曰昔蒯通說韓信閻忠說皇甫嵩馮衍說廉丹此三人皆不從甘就危亡何也對曰范曄曰夫事

若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由此觀之夫人情樂則思安苦則圖變必然之勢也今二子或南面稱孤或位極將相但圖自安之術無慮非常之功不知勢疑則勇生力侔則亂起勢已疑矣弗能辭勢以去嫌力已侔矣弗能損力以招福遲迴猶豫至於危亡其禍在於矜全反貽其敗者也語曰心死則生幸生則死數公可謂幸生也

來歙說隗

臨遣子入待蹠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蹠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萬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兒富士馬取強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

長七

二十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若計不及此宜蓄糗糧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震朝要之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蹠然元計雖已遣子入質猶負於險阨欲專制方面遂背漢賈復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之規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魏太祖與呂

布戰於濮陽不利素紹使人說太祖連和使太祖家居鄴太祖將許之程昱見曰竊聞將軍欲遣家居鄴與素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素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

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耶豈愚不  
不識大言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  
猶羞為高祖之臣今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  
素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素紹之下  
竊為將軍恥之今兗州雖殘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  
萬人若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成也願將  
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議曰陳壽稱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  
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也機權幹略不

逮魏武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寬利且  
以避害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由此觀之若位同權均必不容  
己有自來矣曹公欲遣家居  
素紹為盟主有驕色陳留太

守張邈正義責之紹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心不自  
安及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

十一

二十一

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  
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  
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  
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

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而反曹公

議曰曹公與邈甚相善然  
邈包藏禍心者迫於事也

故每覽古今所由改趨因緣侵辱或起瑕釁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  
積望於無異盧縮嫌畏於已鄰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由此觀  
之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或心忿意  
危或威名振主因成大業自古然之矣鍾會鄧艾既破蜀蜀

主降會搆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厚待蜀將姜  
維等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搆成擾亂徐圖克復也  
乃詭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  
昌皆君為之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



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  
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  
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  
已著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跡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嶺  
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全之道  
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  
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  
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張華小鎮當徵爲尚

書令馮紇疾之待帝從容論魏晉故事因曰臣嘗謂鍾會之反頗田太祖帝勃然曰何言耶紇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異下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於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將誘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轉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

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也世祖曰然紇稽首曰陛下既然愚臣之言思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世祖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紇曰陛下謀謨之臣惣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思耳世祖默然俄而徵華免官也晉懷帝時遼東太守龐本私憾東夷校尉李臻鮮卑索連本津等爲臻興義實因而爲亂遂攻陷諸時大單于慕容廆之長子翰言於廆曰臣聞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鱠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遼東傾沒乘便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

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謂首亂先唱被茲雄不善

之遂誠嚴討連津斬之立遼東郡謂首亂先唱被茲雄不

逞之輩外託義兵以除逆節內包凶悖因後秦秦王符生殺害

忠良秦人度於一時如過百日權翼乃說東海王堅

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

道也一旦有風塵之變非君王而誰神器業重不可

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從民心堅然之

引為謀主遂廢生立堅為秦王議曰傳云聖達節次守節下

無主乃亂唯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人墜塗炭惟王弗溺聲色弗殖

貨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殖有禮而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許芝曰

春秋傳云周公何以不之魚曰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

命而王京房作易傳曰王者主之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無

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由此觀之符堅自立而廢生此聖人達節以天下為度者也

宋孔熙先者廣州

刺史默之子也有姦才善占星氣言江州分野出

天子上當見弑於骨肉及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幽于

安城郡熙先謂為其人也遂說王詹事范曄曰先君

昔去廣州朝謗紛紜藉大將軍深相救解得免艱危

曩受遺命以死報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將軍

英斷聰敏人神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今人情騷

動星文舛錯時至則不可拒此之謂乎若順天人之

心收慕義之士內連寵戚外結英豪潛圖構於表裏疾雷奮於肘腋然後誅除異義嵩高奉聖明因人之望以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誰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謂為何如嗟甚

愕然熙先重曰昔毛瑒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畢  
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時之俊又豈疵  
瑕暴露路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哉皆以廉直勁正困  
於耶枉高行妙節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  
二主人閒雅譽有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此  
肩竟逐庸庸可逐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彭  
城斥逐徐童見疑彼豈父母之讎爲代之怨尋戈拔  
棘自幼而然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聞耳及其  
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  
是豈書藉遠事可爲寒心悼慄者也今建大勳奉  
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知何苦

不就且崇樹聖明至德也身享卿相大業也授命  
幽居鴻名也比跡伊周美號也若夫至德大業鴻名  
美號三王五霸所以覆軍殺將而爭之也一朝包括  
不亦可乎又有邇於此者愚則未敢道曄曰何謂熙  
先曰丈人弈葉清華而不得連姻帝室國家作禽  
獸相處丈人曾未恥之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爲  
激曄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陰謀搆矣熙先專爲謀  
主事露皆伏誅裴子野曰夫有逸研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  
量則闇常均之下具能導之以道將之以識作而  
不失於義行而無犯於禮殆難爲乎若此等悻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  
天方無量以欲干時及罪暴刑行父子相哭累葉風素一朝而殞所謂  
智能翻爲亡身之具  
心逆而險此之謂乎周大將軍郭崇奉使詣隋高祖高祖  
爲定州高祖謂崇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纓紱過藉時來

遂叨名位願以侯歸第以保餘年何如榮對曰今主上無道人懷危懼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望極國華方據六合以慰黎庶反効童兒女子投坑落窞之言耶高祖大驚曰無妄言族矣及高祖作相笑謂榮曰前言果中後竟代周室

議曰昔武王至膠將戰紂之卒甚盛武王

懼曰夫天下以紂為大以周為細以紂為眾以周為寡以周為寡以紂為天子以此五短擊彼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人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如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為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不當乎武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銀絲帛藏之不出此謂殘也收暴虐之吏殺無罪之人非以法度此謂賊也由此言之當為殘賊之行雖大亡也故知王者之勢不在眾寡有自來矣隋高祖崩葬於太陵初疾也璽書徵漢王諒

諒時鎮并州

諒聞高祖崩流言楊素篡位大懼

長七

二十五

以為詐也發兵自守陰謀為亂南襲蒲州取之

諒初

反也王頗說諒曰王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且長驅深入直據京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唐之地且任東人諒不從其言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兵以拙速不聞巧遲

故敗也

今梓宮尚在仁壽比其徵兵東進動移旬朔若驍勇萬騎卷甲宵行直指長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乃親率大軍屯於并介之間上聞之大懼召賀若弼議之弼曰漢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連率之重惣方岳之任聲名震響為天下所服其舉事畢矣然而進取之策有三長驅入關直據京師西拒六

軍東收山東上策也如是則天下未可量頓大軍於

蒲州使五千騎閉潼關復齊舊境據而都之中策

也如是以力爭議曰齊舊境謂北齊時境土也非今青州之齊也若親居太原徒

遣其將來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試為朕籌之

計將何出弼曰蕭摩訶亡國之將不可與圖大事裴

文安少年雖賢不被任用餘皆羣小顧戀妻妾苟

求自安不能遠涉必遣軍來攻蒲州親居太原為之

窟穴臣以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籌乃以楊素為將

破之議曰初漢王陰謀為亂齊言討素司馬皇甫謐諫曰大隋據有天下二十餘載兆庶久安難以搖動一矣萬姓散亂人思安樂

雖舜禹更生其望未從二矣太子聰明神武名應圖讖素曾不得捧轂庸敢生心三矣方今諸侯王列守州郡表裏相制勢不可舉四矣以茲四固鎮臨天下得與禍亂未之前聞也漢王不從故敗由此觀之天下無思亂之心土崩之變雖有吳楚之眾猶不能成而況於公摩乎故先

王伯其德音勤恤人隱者蓋為是也隋煬帝親御六軍伐高麗禮部尚書

楚國公楊玄感據黎陽反李密說玄感曰天子遠征

遼左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

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權兵出其不意長驅入

蒯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費糧

必盡舉麾一召其眾自降不戰而剋計之上也一本云今車駕

在遼未聞斯舉分萬餘人雷發捍臨逾關絕其歸路不經一月倉廩必竭東拒大敵西迫我師進無所依退無所據百萬之眾可使為魚此不戰而屈人上策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曰舛不足為意今若

率眾西入長安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

必剋萬全之策計之中也一本云自上君臨天下胥悉明公上將之子恩被黎元長驅入關中策也

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都未可

知此計之下也

一本云樊子蓋不達六體蒞謀雄斷據全周之地恃甲兵之強召之則不來攻之則不陷頓兵牢城

之下外無同力之師攻洛陽下策也

玄感利洛陽寶貨曰公之下策我之上

計也遂圍之玄感失利寶貨三師追斬之

議曰玄感之反也太白入

南斗諺曰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由是天下持兩端故三略曰放言過之裴子野曰夫左道惟民幻挾罔誕足以動衆而未足以濟功今以

諺觀之左道可以動衆者信矣故王者禁焉

李密乃亡歸程讓

議曰太公稱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

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呂氏春秋曰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人矣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為庖矣霸王

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霸王若使霸王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霸王矣由是觀之夫與之為取政之寶也今玄感利洛陽寶貨

隋煬帝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懷

危懼

唐公為太原留守煬帝自遼東還徵唐公詣行在所時遇患不廖未得時謁唐公外甥王氏充選後宮煬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甥以實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知之每懷危懼也

為太原留守以討擊不利恐為

煬帝所譴甚憂之時太宗從在軍中知隋將亡潛圖

義舉以安天下乃進白曰大人何憂之甚也當今主

上無道百姓愁怨城門之外皆以為賊獨守小節必

且暮死亡若起義兵實當人欲且晉陽用武之地足

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機轉禍以就功

業既天與不取真憂之何益高祖大驚深拒之太宗趨

而出明日復進說曰此為萬全之策以救族滅之事

今王綱弛紊盜賊遍天下大人受命討捕其可盡乎

賊既不盡自當獲罪且又世傳李氏姓膺圖錄李全

才位望隆貴一朝族滅大人既能平賊即又功當不

賞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

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

由汝於是定計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  
客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間眾且一萬斬  
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詭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  
為不利故也用裴寂計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  
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傳檄諸  
郡以彰義舉秋七月以精甲三萬西圖關中高祖杖  
白旗誓眾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區

夏

晉陽令劉文靜嘗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  
神武同於魏帝年雖少乃天縱也後文靜為李密親戚被禁太宗

陰有異志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亦見太宗有非常之意因歎曰天下  
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知其意報曰卿安知無但恐  
常人不能別耳文靜起抃曰久知郎君乃潛龍也今時事如此正是騰  
躍之秋素稟雁月錄之資仍懷撥亂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知  
攀附之所太宗喜曰計將安出文靜對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  
淮而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以千萬數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

長一

二十八

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  
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肅集立地可數萬人尊公所領之兵  
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  
成太宗笑曰卿言善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陰圖起義高祖乃命文靜  
詐為煬帝勅發太原鴈門馬邑數郡人二十已上五十以下悉為兵以  
歲暮集涿郡由是入人情大擾思亂者益眾又令文靜與裴寂詐作勅  
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眾而起改旗幟以彰義舉又令  
文靜連突厥突厥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為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冢嫡  
傳位後主因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感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  
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眾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  
悅即遣兵隨文靜

而至此觀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  
博非獨一姓也昔孔子論詩至於躬士膚敏灌將干  
京喟然歎曰富貴無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誠慎民  
萌其何以勸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故知懼而思誠乃有國之福者矣

時且第二十一

夫事有趨同而勢異者非事詭也時之變耳何以明其然耶昔秦末陳涉起鄆兵至陳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陳餘張耳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以私願將軍無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及楚漢時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權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

長七

二十九

諸侯社稷滅亡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張良曰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因發八難其略曰昔者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郟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褒賢者之間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民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三也躬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武今陛



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放馬不復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餘無復立者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無強六國去者復撓而從之唯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從之也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則大事去矣時王方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我事趣令銷印此異形者也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勢

長七

二十

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說陳涉以復六國後自爲樹黨酈生亦用此說漢王所以說者事同而得失異者何哉當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力能率從六國如秦之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弊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士也所謂取非其有以德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福此事同而異形者也七國時秦王謂陳軫曰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請爲寡人決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卞莊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初諸侯之叛秦也秦將章邯圍趙王於鉅鹿楚懷

王使項羽宋義等北救趙至安陽今相州安陽縣也留不進羽

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

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以破孔蝨蝨喻秦也蝨喻章邯也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也今秦攻趙戰勝則

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故不如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

如我羽曰將軍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之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弊之承且

國兵新破王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義帳

中斬義悉兵渡河沉舟破釜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大

破秦軍此異勢者也苟悅曰宋義待秦趙之弊與之在刺虎事同而勢異何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

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來久矣一戰之勝敗未必以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則乘利退則自保故畜力待時承弊然也今楚趙新起其力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事同而勢異者也韓信伐趙軍并

陘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昇山而望趙

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赤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陪水陣平旦信建大

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空壁

爭漢旗鼓逐韓信韓信等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

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乘擊大破之虜趙軍諸將効首虜皆賀信因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又高祖劫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與漢大戰睢水上大破漢

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此異情者也

荀悅曰伐趙之役韓信軍

泗水而趙不能敗何也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也趙兵出國近攻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深懷內顧之心不為必死之計韓信孤軍立於水上有必死之計無生慮也此信之所

在漢中韓信說曰今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

鋒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武北至蒯聞邯鄲兵到

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

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

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世祖官屬不

從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議曰歸師一也或敗或成何也對孫子云歸師勿過項王使三王



之秦過漢王歸路故鋒不可當又孫子稱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光武  
 兵從南來南行入散地所以無鬪志而分散也故歸師一也而成一  
 也後漢李儼等追困天子於曹陽俎授說袁紹曰  
 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  
 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在社稷  
 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穉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其  
 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武帝蕭衍  
 初起義杜思冲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號帝  
 不從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  
 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使歲寒之計耶帝曰若  
 前途大事不捷故捷蘭艾同焚若功業剋建誰敢  
 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  
 附哉不從遂進兵剋建鄴而有江左議曰挾天子而令諸侯其事一也有以之  
成有以之敗何也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肆行凶暴繼體不足  
以自存人望所歸匹夫可以成洪業夫天命底止唯樂推有自來矣當  
火德不覺群豪虎爭漢祚雖衰人望未改故魏武奉天子以從人欲  
杖大順以令宇內使天下之士委忠霸圖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斯  
之謂矣齊時則不然溥天思亂海水群飛當百姓與能之秋屬三靈改  
卜之日若挾舊主不亦違乎故傳譏長弘欲與天之所懷而美蔡墨雷  
乘乾之說是以其事一也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隨時變通  
 有以之成有以之敗也  
 不可執一矣諸葛亮曰范蠡以去也貝為高虞卿以捨相為功太伯以  
三讓為仁燕噲以辭國為禍堯舜以禪位為聖孝哀  
以授董為愚武王以取虜為義王莽以奪漢為篡桓公以管仲為霸  
秦皇以趙高喪國此皆趣同而事異也明者以興治暗者以辱亂也

長短經卷第七





